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面有“高原”缺“高峰”。那么，文艺的高峰在哪里？我们可以从真、善、美三个角度来探究。

真：真实是文艺创作的生命力

真情实感是文艺作品的命脉。文艺作品没有情感，就像失去了精气神。缺乏真情实感，人物不鲜活，不生动，不真实。情感缺乏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缺乏情感认识，人物设定缺乏真实性基础，或者脱离人物具体生活场景和时代环境而设定人物，只顾推动故事矛盾的进展，而忽视对人物命运的关照。二是创作者缺乏情感投入，游离在作品之外，不能融入其中。自己的情感不进入，也难以获得受众的情感认同。情感共鸣是文艺作品欣赏所获得的高级别体验。产生不了共鸣，同样也难以获得情感认同。首先具备情感认同，其次才能获得艺术熏陶意义。有些作品，不仅没有真情实感，而且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要么让人感觉矫情，要么让人隔靴搔痒。《红楼梦》是远离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的故事，但是它的艺术真实是忠于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代。《平凡的世界》描述的偏远地区的环境，但是它的故事是忠于故事发生地的环境。反而，我们有些文艺作品，尤其影视剧，颠倒历史真实，违背生活规律，编造出来的人物、环境和故事就难以令受众信服。这种作品的生命力就是非常脆弱的。

文艺创作要走进现实。文艺创作难以产生高峰作品，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文艺创作者难以扎根现实，走进生活，不接地气，不了解实情，不能与

文艺创作的高峰在于真善美

□ 陈宏坤

文艺高峰呼唤扎实的文艺作风、向善的文艺价值观、创新的文艺追求，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产生符合时代特征、符合民族精神、符合中国风格的高峰作品。

火热的生活“同呼吸共命运”。文艺工作者“体验生活”之风不够浓厚。老一辈文艺大家采风的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沿袭。文艺创作只要缺乏“脚上沾满泥土，心中怀有真情”的态度，就一定不会获取生活的真实。唯有天天扎根基层，活在现实之中，才能够感知艺术真实的存在。

文艺评论要说真话。文艺评论是导向是标准。文艺评论看得有多准，文艺创作才能走得有多远，文艺高峰才能有多高。一段时间以来，文艺评论界刮起一股功利之风、吹捧之风。一是一些文艺评论工作者乐于拿着稿费参加文艺作品研讨会，只总结优点，不提缺点。文艺评论包括文艺类评奖，要么讲究和气，要么搞平衡。“双黄蛋”似乎成为常态，各种平衡因素左右评选结果，大搞区域平衡、类型平衡、市场平衡等。二是迷信名家，迷信权威，对待名家作品不敢发声，尤其不敢发出质疑的声音。文艺界也缺乏对说真话的包容。市场是检验好作品的标准，人民是检验好作品的标准，一些文艺作品之所以会存在“叫好不叫座”，或者“叫座不叫好”，其问题除作品自身之外，评价体系也

存在双重标准。真正批评的声音或者能否让文艺评论发出理性的声音是文艺创作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这个道理。

善：人民需要向善的价值观

只有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才有积极的影响。文艺作品是特殊的社会教育工具，文艺作品的社会教育功能是综合的、持久的、入心入脑、入骨入髓的。它对人的影响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影响思想、信念和行为的。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背后，都深深受到一些作品的熏陶和影响。好的作品是可以影响一代人、几代人的。好的作品，是代际之间沟通交流的工具。放眼看世界上或者历史上，知名的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大多也是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即便是我们所熟悉的曹雪芹，也是知识丰富的画家、美术家、中医学家、建筑园艺家。

没有价值观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现代媒体多元化，各种文艺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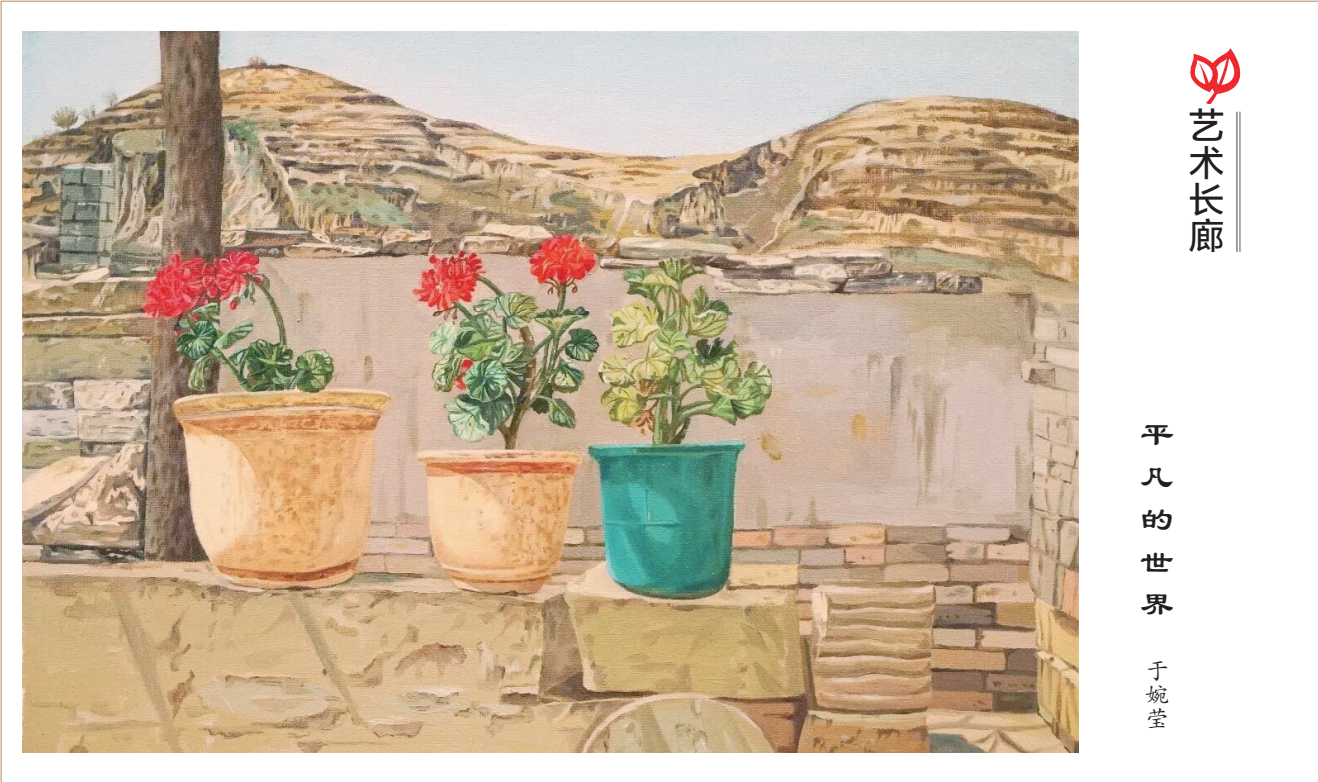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台。文艺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大众化。尤其影视作品，快餐式生产、金钱堆砌、明星堆砌，作品本身缺乏艺术提炼，缺乏艺术概括，误把生活真实照搬为艺术真实。于是就出现人们对这类所谓艺术作品的误解。比如有些历史剧，创作者用现代人的想象去推测历史的可能性。也有些作品肆意夸大英雄人物、英模人物、领导人物的作为和能力。文艺作品中的浮夸之风，往往也会削弱艺术作品的价值和感染力，让人产生对艺术作品、艺术形象的质疑甚至反感。

价值观贯穿文艺作品始终。有些作品大的方向价值观没有问题，但是局部价值观中，却在宣扬消极、功利和享乐的价值观念。比如，一些文艺作品“八卦的入口，和谐的出口”，以宣传享乐、奢靡的生活，尽管结局是主流的，向上向善的，但过程感是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脱离历史阶段，脱离理想信念，脱离人物所处的环境和角色任务的价值观念，从文艺作品的“成风化人”角度讲，往往是产生相反效果。因为受众欣赏一部作品，是全过程的，不仅仅只是作品的结尾部分。

美：艺术手段应该是艺术家的追求

文艺作品的个性在于坚持。从文艺工作者角度，文艺的生命力在于个性、特色，这也是确保文艺百花园百花齐放的重要因素。文艺界不应该一个声部发声，而是要追求多样性、多元化。一些文艺工作者一旦成名，就开始对名利趋之若鹜，不甘寂寞，不愿坚守。甚至直接脱离生活一线，高高在上。精品力作需要时间的锤炼，有些作品是大成本投资，仓促创作，经不起推敲，顾前不顾后，盖头盖不住脚，结果还是市场不买账、人民不买账。

文艺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性。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创作规律，不是所要的艺术类型都需要唱赞歌。相声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声的艺术特色主要在于讽刺，如果相声创作离开了讽刺功能，相声的艺术空间也就很狭小了。如果再给相声的讽刺画上诸多圈圈，相声的表现力也就寸步难行了。其结果就是，相声这门艺术只能在民间草根生长，也难登大雅之堂。



艺术长廊

平凡的世界

于婉莹

书的去处

□ 习 骅

我站在办公室的书柜前，反复尝试着放几本新书进去。书柜像早高峰的地铁车厢一样，怎么也挤不进去。一位同事正好进来，一看这情景就笑了：我知道你很纠结。

同所有都市爱书人一样，她的先生也经常为越来越多的书烦恼，好比丰收成灾的瓜农。如果不定期清理淘汰，家里会越来越乱，新书无插足之地，河东狮吼也得听着。然而对于读书人来说，“裁员”是一道更大的难题。金里淘沙，哪个是金，哪个是沙？尽管书是物，可一旦与感情相联系，就有了鲜活的生命和灵性，其难度不亚于与恋人分手。

划了道道、写了感受的书不能扔，那是自己思想的轨迹、青春的瘢痕，尽管看起来有点幼稚可笑或装腔作势。里面夹着一片红叶的更不能扔，那是多年前一个美丽的秋天，某个丁香一样的女子留下的。叶子脉络清晰，变成无数永恒的问号，不必有解，最好无解，所以连这片叶子的原始位置都不能动。这本书印制粗糙，茶水印迹明显，散发着旧时代的陈腐味儿，但那是用自己第一次工资买的，是人生一道重要年轮……理由如此充足，所以这些旧书便被抽出

来、放回去，放回去又抽出来，反反复复，大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感觉，所以每次清理工程总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只有咬紧牙关宽慰自己：今年不买书了！书却与日俱增，而房子不会长大。因此爱书的人不得不想出各种解套招数，就像不得不把心爱的宠物送人，患得患失，锱铢必较，对下家挑剔得不行。

最好的出路是把书捐给贫困地区，没有比这个下家更合适的。西部孩子们会爱护和珍惜这些书，就像多少年前的我们，会为怀里抱着一本好书怦怦心跳。人家是真需要，一本书只有有人读它、爱它，它活着才有意义，才算活得好。

很多人会挑选一些附着了历史意味、又久不翻看的书，搭便车送回老家。家里的老人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重视，生怕有个闪失。他们至今还小心地藏着儿子的小学课本，好像孩子还没长大，依旧停留在金黄色的童年时光里，随时要去村小上课。而子侄辈如果有心，凝视我们在泥汙小道上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脚印，也许会若有所思，从而增加向上的动力。

最有创意的是我的一位同事，他的经验被广泛复制。每读完一本书，他就在扉页上写上大名和阅读时间，然后送

给想看的人。下一个读者看完后如法炮制，于是这本书便像漂流瓶一样，一直在无边的人海里飘来飘去。他的办法可以保持书棚苗条，可以纵向交流心得体会，可以让使用效率最大化，利人又利己。

我曾经被动地“送”走一批书，那是我少年和青年时代所有的珍藏和最珍贵的记忆。有《鸡毛信》《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小人书，也有《水浒传》《第二次握手》等长篇小说，还有王力的《古代汉语》、法哲学等大书。有一段时间家里请人照着房子，那些书被远近邻居陆续续续顺走了。

而我一直以为藏在老家老房子里好好的那些书，有一次我随口提到，我妈妈才懊悔不迭地告诉我实情。我嘴上安慰着老人家，其实心疼得不行，就像丢了一张中了五百万的彩票。直到捞到那位同事的“漂流瓶”，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物质的东西丢了就没有了，因为所有权、使用权变更，变成我无人有。精神的东西是如此神奇而美好：可以无限分享它，分享之后我有、别人也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反而越来越多。而人类之所以发明了出版物，不就是为了分享美好、放飞梦想吗？

30多年前，一封“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起了中国社会对于青年人生道路的讨论。最近一段时间，一位家政女工范雨素的网络文章《我是范雨素》再次引起人们对“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的集体反思。

网络文学高度繁荣的今天，一篇文章要征服万千网民，靠的是真情；唤醒人们反思的是真实。范雨素用个人化视角讲述了平凡中国人的生活和故事，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不少人感叹，在挫折和困难面前，自由的灵魂和坚强的意志，是奢侈品。

网络文艺创作的生命源于朴实的生活。范雨素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惹众人泪目。没有华丽的辞藻，朴素中浸润着淡泊、淡定，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情。正如网友们的留言，“生活本来是些散落而动人的册页。但她写出了真实的农民工的生活，文字照看着那些被漠视与忽略的人群”。

自由的灵魂最高贵。范雨素的爆屏也并不让人意外，我们从她那里读出了乡土中国的变迁、几许乡愁的感同身受。这类网络时代的文艺作品一经面世便带着一股芬芳的泥土味道，朴实、乐观、有爱、温暖的文字，有如一汪清泉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高科技时代，人类似乎也变成了机器，容易丧失存在感，能在闲余时间与自己的精神世界对话，思考浩瀚宇宙中人类的孤寂状态，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情怀润透心灵，让灵魂安家，这实属难得。

在范雨素的文学世界里，没有“光荣与梦想”，但是却有对今日盛世中国“新清明上河图”画卷中“小人物”的形象塑造——我们不曾留意的一群身边人，他们历经沧桑，饱经风霜，一生多磨难。他们只是不善言辞，不会将自己历经岁月和苦难砥砺的人生经历用朴实而有厚度的语言表述出来。他们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但是他们又如此可爱。

文学注定因为批判而深刻，因为真实而触及我们的心灵。任何高明的作家都无法凭空写出来比生活更具有感染力的故事。文学如此立体地展示一个小人物的人生，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网络文艺的魅

力。虽然范雨素坦言，“不信文字能改变生活，已习惯靠苦力谋生”。但文学已经真正改变了她的人生，高贵的灵魂不需要多余的装饰。

这一次，范雨素的“伯乐”是她的作品——《我是范雨素》。她用纪实的手法娓娓道来育儿几嫂的“家书”，以穿透纸背的力量，展示了一个小人物平视的世界：即使面对磨难，范雨素仍然坚持，“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作为“小人物”，依然可以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并运用满满的爱心去融化冰冷的世界。

或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范雨素的这种成功不可复制，也难以改变现实困境。但有一点不能不让我们动容：范雨素物质贫穷，精神富足——她内心平淡、成熟，生活中永远有诗和远方。

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拥有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支持力量相关。家庭、教育背景和工作平台很大程度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路径。人际网络关系的质量决定着社会分层，影响着阶层之间的流动。但在自媒体时代，“真文学”和“强大的朋友圈”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人能否快速获得社会支持力量，并赢得成功的另一条通道。

从范雨素身上，我们既看到互联网时代网络推手和网络民众等这些新兴社会力量的强大，感慨于范雨素的“以文立身”是赢得万千网民信任的关键。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范雨素是幸运的，更多青年还需要在社会支持力量缺失的状况下砥砺前行。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全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和支持青年的奋斗成长，从精神和物质层面加大助力，鼓励他们面临逆境保持乐天派、争当行动派，以拼搏立身、以奋斗立命，即使默默无闻，也要不忘初心，坚持前进。

范雨素用文学征服了万千民众。而对无数青年而言，没有鲜花和掌声，但心怀梦想，并为之奋斗，用精彩“作为”逐步构建职业通天塔，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实现人生华章和梦想，或许是回答“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衡量文艺创作是否能攀上“高峰”，往往要看有没有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作者和作品。

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在于提炼。如果说文艺创作的文艺作品不够完美，换句话说，就是文艺创作缺乏艺术提炼力。电视剧天天都是吵吵嚷嚷，这似乎不是老百姓生活的常态，也不应该成为常态。即便是生活的某种状态，体现在艺术作品之中，也不应该不加掩饰地还原。艺术作品需要靠艺术的手段去表达矛盾，靠故事、靠情绪来演绎故事。从语言这个角度，当代影视作品不够美。有些当代戏过于写实，比如反腐剧、言情剧，血淋淋地展示犯罪过程、罪恶过程。这个也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性。

文艺作品的突破在于创新。不同文艺作品都有创新问题，创新是文艺发展的基础，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都存在创新问题。文艺作品除自身内容价值之外，还有形态创新探索问题。形态创新，包括语态创新，越来越显得突出。文艺多样化，也强调形态的多样化。文艺繁荣的标志在于多大程度上能发展艺术形态或者产生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工作者应该在基层文艺工作中善于发现、捕捉和总结新兴文艺形态。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哪些文艺形态发生变异，哪些文艺形态正在崛起，是值得关注的的新生事物。

总之，文艺的高峰来源于文艺作品，来源于文艺作风，也来源于文艺行业自身。文艺高峰呼唤扎实的文艺作风、向善的文艺价值观、创新的文艺追求，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产生符合时代特征、符合民族精神、符合中国风格的高峰作品。

文艺评论

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从《我是范雨素》思考中国青年成长

□ 高伟

